

# 龍樹菩薩傳今譯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原譯  
李雪濤今譯



龍樹菩薩

原文：

龍樹菩薩者，出南天竺梵志種也。天聰奇悟，事不再告。在

乳舖之中，聞諸梵志誦四圍陀典，各四萬偈，偈有三十二字，皆諷其文而領其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天文、地理、圖緯、秘識，及諸道術無不悉綜。

契友三人，亦是一時之傑。相與議曰：「天下理義可以開神明悟幽旨者，吾等盡之矣。復欲何自娛？騁情極欲，最是一生之樂。然諸梵志道士，勢非王公，何由得之？唯有隱身之術，斯樂可辦。」四人相視，莫逆於心。俱至術家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擅名一世，草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此諸梵志才明絕世，所不知者唯此賤法。我若授之，得必棄我，不可復屈。且與其藥使用，而不知藥盡必來永當師我。各與青藥一丸，告之曰：「汝在靜處以水磨之，用塗眼瞼，汝形當隱，無人見者。」龍樹磨此藥時，聞其氣，即皆識之。分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告藥師：「向所得藥，有七十種分數。」多少皆如其方。藥師問曰：「汝何由知之？」答曰：「藥自有氣，何以不知！」師即歎伏：若斯人者，聞之猶難，而況相遇。我之賤術，何足惜耶！既具授之。

四人得術，縱意自在。常入王宮，宮中美人皆被侵凌。百餘日後，宮中人有懷妊者，據以白王，庶免罪咎。王大不悅：此何不祥為怪乃爾。召諸智臣以謀此事。有舊老者言：「凡如此事，應有二種：或是鬼魅，或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有司守之斷諸行者。若是術人，其跡自現，可以兵除；若是鬼魅，入而無跡，可以術滅。」即勅門者備法試之。見四人跡，驟以聞王。王將力士數百人入宮，悉閉諸門，令諸力士揮刀空斬，三人即死。唯有龍樹，斂身屏氣，依王頭側，王頭側七尺刀所不至。是時始悟：欲為苦本，衆禍之根，敗德危身皆由此起。既自誓曰：我若得脫，當詣沙門，受出家法。

既出，入山詣一佛塔，出家受戒。九十日中，誦三藏盡，更求異經，都無得處。遂入雪山，山中有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訶衍經典與之。誦受愛樂，雖知實義，未得通利。周遊諸國，更求餘經。於閻浮提中，遍求不得。外道論師沙門義宗，咸皆摧伏。外道弟子白之言：「師爲一切智人，今爲佛弟子，弟子之道諮承不足將未足耶。未足一事非一切智也。」辭窮情屈，既起邪慢心。自念言：「世界中津塗甚多，佛經雖妙，以理推之，故有未盡。未盡之中，可推而演之，以悟後學，於理不違，於事無失，斯有何咎！」思此事已，既欲行之。立師教戒，更造衣服。令附佛法而有小異，欲以除衆人情，示不受學，擇日選時當與。謂弟子受新戒，著新衣，獨在靜處水精房中。

大龍菩薩見其如是，惜而愍之，既接之入海。於宮殿中開七寶藏，發七寶華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龍樹受讀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寶利。龍知其心而問之曰：「看經遍未？」答言：「汝諸函中經多無量，不可盡也。我可讀者已十倍閻浮提。」龍言：「如我宮中所有經典，諸處此比，復不可數。」龍樹既得諸經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

龍還送出於南天竺，大弘佛法，摧伏外道，廣明摩訶衍，作優波提舍十萬偈，又作莊嚴佛道論五千偈，大慈方便論五千偈，中論五百偈，令摩訶衍教大行於天竺。又造無畏論十萬偈，中論出其中。

時有婆羅門，善知呪術，欲以所能與龍樹爭勝。告天竺國王：「我能伏此比丘，王當驗之。」王言：「汝大愚癡。此菩薩者，明與日月爭光，智與聖心並照，汝何不遜，敢不宗敬？」婆羅門言：「王爲智人，何不以理驗之，而見抑挫？」王見其言至，爲請龍樹。

清旦，共坐政聽殿上。婆羅門後至，便於殿前咒作大池，廣長清淨，中有千葉蓮華，有坐其上而誇龍樹：「汝在地坐，與畜生無異，而欲與我清淨華上大德智人抗言論議？」爾時龍樹亦用咒術化作六牙白象，行池水上，趣其華坐，以鼻絞拔，高舉擲地。婆羅門傷腰，委頓歸命龍樹：「我不自量，毀辱大師，願哀受我，啓其愚蒙。」

又南天竺王，總御諸國，信用邪道，沙門釋子一不得見，國人遠近皆化其道。龍樹念曰：樹不伐本則條不傾，人主不化則道不行。其國政法王家出錢雇人宿衛，龍樹乃應募爲其將。荷戟前驅，整行伍，勒部典，威不嚴而令行，法不彰而物隨。王甚嘉之，問是何人，集者答言：「此人應募，既不食廩，又不取錢，而在事恭謹。閑習如此，不知其意，何求何欲。」王召問之：「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一切智人。」王大驚愕而問言：「一切智人，曠代一有，汝自言是，何以驗之？」答言：「欲知智在，說王當見問。」王即自念：我爲智主大論議師，問之能屈，猶不是名。一旦不如此，此非小事。若其不問，便是一屈。遲疑良久，不得已而問之：「天今何爲耶？」龍樹言：「天今與阿修羅戰。」王聞此言，譬如人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咽。欲非其言，復無以證之，欲是其事無事可明。未言之間，龍樹復言：「此非虛論求勝之談。王小待之，須臾有驗。」言訖，空中便有干戈兵器相係而落。王言：「干戈矛戟雖是戰器，汝何必知是天與阿羅戰？」龍樹言：「構之虛言，不如校以實事。」言已，阿修羅手足指，及其耳鼻，從空而下。又令王及臣民婆羅門衆見空中清除兩陣相對。王乃稽首伏其法化。殿上有萬婆羅門，皆棄束髮，受成就戒。

是時，有一小乘法師，常懷忿疾。龍樹將去此世，而問之

曰：「汝樂我久住此世不？」答言：「實所不願世。」退入閑室，經日不出。弟子破戶看之，遂蟬蛻而去。去此世已來，至今始過百歲。南天竺諸國爲其立廟，敬奉如佛。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故以龍配字，號曰龍樹也。

## 譯文：

龍樹菩薩出生於南印度的婆羅門種姓。他天生就特別聰明，凡事無須告訴他第二遍。還是在孩提的時候，有一次龍樹聽到婆羅門在吟誦四部圍陀經典，每部經典有四萬偈，每偈有三十二字，聽完之後他便能背誦這些經典，並且能領會其中的含義。長至二十歲左右時，他的名聲已經很大了，在許多國家人們都知道他。他對天文、地理、圖緯、秘讖以及多種道術，無所不通。

他有三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當時也都是學識超群者。一天，龍樹同三位朋友議論道：「天底下所有可以用來通達神明、體悟深邃道理的理論我們都掌握透澈了，又有什麼能讓我們快活呢？縱情淫樂是人生最快活的事吧！但像我們這樣的婆羅門、沙門又沒有王公大臣們的權勢，怎能夠做到這點呢？也只有憑藉着隱身術才可能得到這一快樂了。」說完以上的話，四人相互看了看，大家都心領神會，便一同到一位術士家中尋求隱身的方法去。術士思索道：這四位婆羅門名聲很大，根本就鄙視一般的百姓，現在只是因爲想學隱身術，才彎下腰來求我。這幾位婆羅門的才智絕世，他們所不知道的也只有我所掌握的這套隱身術了。如若我教授給了他們，那他們學會了這一方法後，必定不再會理睬我，更不可能再求助於我了。倒不如先給他們一些隱身藥

使用，他們哪裏知道，藥用完了他們一定還得再求我，這樣便能永遠以我爲師。於是他給每人一顆青藥丸，並且囑咐每個人道：「你在僻靜的地方用水將藥丸磨化，塗在眼瞼上，你的形體就會隱去，這樣就沒有能看得見你了。」龍樹在磨這藥丸時聞到藥的氣味，便一一辨別出了藥的組成成份，絲毫不差。他又反過來告訴術士說：「剛才我所得到的藥，共用了七十種藥物合成。」他所說的藥物的比例都跟術士藥方上所列的一模一樣。藥師驚奇地問道：「你從哪裏知道這一切的？」龍樹回答道：「藥本來就有各自的氣味，我怎麼會辨別不出呢？」術士由此便非常欽佩他，想道：像他這麼有才能的人真是難得聽說，更何況是遇到了！我那一點點小本領傳授給他們又有什麼可惜的呢？於是就把隱身術全部傳授給了他們。

龍樹等四人得到了隱身術之後，便經常出入於宮中，縱意淫樂。宮中的美人都被他們姦淫了。百餘天後，宮中有妃子懷孕了，這妃子非常害怕，爲了免除自己的罪咎，就告訴了國王。國王大爲忿怒，暗地裏思忖道：這不祥之事定爲鬼怪所爲。於是國王便召集了有智謀的大臣來商議這件事。有一位老臣說：「大凡這等事，必然有兩種可能：或是鬼魅作祟，或是有人運用方術所爲。我們可以在每一道門中央撒上細土，讓守門的人斷了他們的退路。如果是術士所爲，總會露出一些痕跡，那麼我們就可以用兵器滅掉他們；如果是鬼魅作祟，進入王宮雖然沒有留下痕跡，但可以用符咒之類的方術除掉他們。」於是國王立即命令守門的兵士，用這一方法來試着捉賊。當守門的兵士看到地上細土上人走過的痕跡時，便立即報給了國王。國王命令力士數百人進入宮中，並關上了所有的門。讓這些力士揮刀對空亂斬，龍樹的三個朋友當場就被砍死了。只有龍樹斂身屏氣，靠在國王腦袋旁邊，

因爲國王腦袋邊七尺之內是力士的刀所達不到的地方。這龍樹才開始覺悟道：欲是苦之本，是衆禍之根，一切敗德危身之事都是由此而引發的。於是即默默發誓道：「我如果能逃脫得掉，一定要去沙門那裏，向他們討教出家之法。」

從王宮逃脫之後，他便跑到了山林之中，到了一處佛塔所在地，出家受戒。在這裏的九十天當中，他誦遍了所有的經律論三藏經典，想進一步尋求其它的經典，但沒什麼地方可以得到。爲了達到目的，他尋訪入了雪山，山中有一座佛塔，塔中有一位老比丘，老比丘教授給他摩訶衍經典。他滿心高興地背熟並理解了這些經典，但雖然理解了學說的真實含義，但他並未得到佛陀教義之真詮，因此他心不滿足。於是他開始周遊諸國，進一步搜集其它的經典。但在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中是求訪不到的了。在尋訪經典的途中，他還同外道論師以及各大宗派的沙門進行過辯論，沒有不取勝的。有位外道的弟子對他說：「大師是具有一切智慧的人，但現在還是佛陀的弟子，作爲弟子，如若繼承了不完全的學說，那永遠也不會使這一學說完善了。如果有一件事做得不圓滿，那就不能說他具備一切智慧。」說得龍樹無言以對，於是他便產生了邪慢之心。他思量道：「世界法中，方法多種多樣，佛經在其中雖然高明，但從道理上推而演之，還是沒有窮盡一切。正因爲它沒有窮盡一切，我才得以使之發展成爲一門新的學說，以此來開悟後學，這在道理上來講並不違背什麼，從事體上來說亦沒有什麼損失，這又會有什麼過錯呢？」想到此，馬上開始行動。於是他設立了教團，公佈了教義戒律，並製作了衣服。這一切都是依附着佛法來進行的，只是小有不同而已。想用這些來除去衆人的情慾，告訴他們暫時先不講道，等選好日子時辰再向他們傳授。讓弟子們受新戒，著新衣，分別在靜處水精房

中修行。

大龍菩薩看到龍樹這樣，非常痛惜並且很憐憫他，於是把他接到海裏去了。在龍宮中替他開了七寶藏，打開了七寶華函，以多種大乘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教授與他。龍樹在龍宮之中受學讀經九十天，通解甚多，這時的他思想已非常深刻了，並且從根本上得到了佛陀的真詮。大龍菩薩知道他是怎麼想的，就問他：「這裏的經你讀完了沒有？」龍樹答道：「你這裏的這些函中的經典多得不可勝數，我怎麼可能讀得完呢？但我在這裏讀到的經已經是在人間讀到的十倍了。」大龍菩薩又說：「像我宮中所藏的這些經典，其它還有多處，拿其它各處同這裏相比的話，那更是多不勝數。」龍樹得到一箱佛經，他深入無生之中，繼而達至二忍具足之境界。

大龍菩薩依然把他送回了南印度。從此他便開始大力弘揚佛法，以理使外道信服，廣泛宣講大乘學說，作了優波提舍十萬偈，又作莊嚴佛道論五千偈，大慈方便論五千偈，中論五百偈，使大乘佛教在印度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同時他又造無畏論十萬偈，中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當時有一位婆羅門很會運用咒術，想用自己所具有的能力與龍樹一比高低。他奏明印度國王：「我能讓這位比丘順服於我，大王如若不信，可以當場驗證。」國王道：「你這人真是太愚蠢了，這位可不是一般的菩薩呀！他明可與日月爭光，智可與聖心並照。你爲什麼不謙遜些，竟敢對他不尊敬！」婆羅門說：「大王是聰明的人，爲什麼不用道理來驗證一下，而要錯判這一切呢？」國王見他話已經說到這份上了，便只得替他邀請了龍樹同他比賽。

比賽的那天一大早，國王與龍樹同坐在政聽殿上，婆羅門後

到，便直接來到殿前念咒作法，只見眼前出現一個大池子，池子既大又清淨，池中有千葉蓮華。婆羅門自坐於蓮華之上而訶斥龍樹道：「你坐在地上跟畜生沒有什麼兩樣，還想跟坐在清淨華上的大德智人辯論嗎？」這時龍樹也用咒術化作一頭六牙白象，走在蓮池的水中，向婆羅門所坐的蓮座走去，用鼻子把婆羅門纏住，高高舉起摔在地上。婆羅門腰被摔傷，異常狼狽，表示願意歸命於龍樹：「恕我不自量力，毀辱大師，乞願大師憐憫我，教化我，以開啓我的愚昧無知。」

再有，南印度國王統治好多個國家，但他信用邪道，在他所統治的國度裏根本也見不到一位沙門，遠近的臣民都篤信着國王所標榜的外道。龍樹思忖道：「伐樹不砍掉主幹，那枝條就不會傾倒；一個國家的國君不被感化的話，那佛法也不會在那裏流傳得開。」當時該國政法王家正出錢招募衛士，龍樹應募，並被任命爲小頭目。平時他總是背着戟走在隊伍的前列，並整頓了隊伍，嚴明了紀律，雖然不是極爲嚴厲，但他總是威風凜凜，命令傳下去沒有不實行的，他所下達的法令並沒有大張旗鼓地去宣傳，但人們都遵守。因此國王對他甚是滿意，問侍者這位帶隊者是誰。侍者回答說：「他是被招募來的，既不吃大王的飯，又不耍大王的錢饜。但他做事卻是恭敬小心，可能平時習慣就是這樣吧！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甚麼意思，想要得到甚麼。」國王於是召來龍樹問他道：「你是甚麼人？」龍樹答道：「我是具有一切智慧的人。」國王大爲驚愕，接着又問道：「具有一切智慧的人幾代之中才出一位，你卻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是，又能用甚麼來證明這一點呢？」龍樹回答說：「你要想知道我有沒有智慧，可以當場來問我嘛！」國王心裏想：我自己是智主大論議師，跟他進行辯論，即使是勝了也不得甚麼，可一旦輸了，就不是甚麼小事

了。但我要是不提出問題，實際上就已經輸給他了。國王遲疑好半天，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才問道：「天現在在做甚麼呢？」龍樹說：「天現在正與阿修羅作戰來着。」國王聽到這話。就像被噎住一般，既不得吐又不得咽。因爲如若想要非難他所說的，可拿不出證據來，如若想要同意他所說的事情，可又看不到這事。還沒等國王再說話，龍樹又說：「我並不是爲了想勝你而在這裏胡說八道。大王請稍候，不一會你就能見到應驗。」剛說完，只見空中便有干戈兵器一起落下來。國王仍不肯認輸，又問：「干戈予戟這些玩意雖是戰器，你怎麼就敢肯定是天與阿修羅相戰呢？」龍樹道：「我說再多的話總歸是虛的，咱們不如拿事實來檢驗一下。」話音剛落，只見阿修羅的手、腳、指以及耳鼻都從空中掉了下來。龍樹並且還讓國王及其臣民以及婆羅門全都清楚地看到了空中兩陣相對漸漸隱去。國王這時連忙稽首表示願意歸依佛法。大殿之上有萬餘名婆羅門也全都剃去束髮，追隨菩薩受了戒。

這時有一位小乘法師，一直嫉恨着龍樹。龍樹在去世之前問這位小乘法師道：「你喜歡我一直活着嗎？」小乘法師答道：「說實話，我真不願意。」龍樹聽到這話後便退到閑室之中。弟子們多日未見龍樹出來，便破門而入，這時龍樹已經蟬蛻而去了。從他去世以來到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南印度各國爲他立廟，把他作爲佛一樣敬奉。龍樹的母親是在樹下生下的他，所以給他起名叫阿周陀那，阿周陀那就是樹的名字。他父母希望以龍來成就他的事業，所以用龍配上他的名，名字叫龍樹。

## 譯後記

本篇所用龍樹菩薩傳原文，係大正藏收錄，根據宋本、元本

及宮本對校而成者（大正藏卷五〇）。此外，大正藏還有明本，此二本文句大體相同，只是次序略有先後而已。原文沒有標點，大正藏中也只有斷句，爲了便於閱讀，特將全文加上標點。更爲了明晰起見，又將全文分爲若干段落。今譯的方法是：在譯文通順的前提下，注重原文意義之表達，不注重一字一詞，爲了意義通達而增減詞句之事是常有的。

有關龍樹的生平，漢語典籍中除此篇外，尙有：付法藏因緣傳卷五、入楞伽經卷九、大乘玄論第五第十、法苑珠林第三十八第五十三、華嚴經傳記第五、傳法正宗記第三、佛祖統紀第五以及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卷八摩揭陀國及卷十憍薩羅國。除大唐西域記外，其餘有關龍樹事蹟之記載與此傳大抵相同。

有關龍樹去世的傳說，大唐西域記同布頓佛教史的記載是一致的：龍樹受到中印度憍薩羅國引正王（布頓佛教史中是樂行賢王）的護持。龍樹精通藥術，服食藥餌，調養生命，雖年壽已數百歲，但志貌不衰。引正王也因得了龍樹之妙藥而壽至數百歲。這時王子爲求早日繼承王位，而企盼父王早死。因爲他父親長壽的原因是由龍樹之藥術所致，因此也盼龍樹速死，以使他父王早日死去。於是王子乃向龍樹乞割甚頭，龍樹因而用乾茅草葉（布頓佛教史中說是吉祥草）自刎而死。

藍吉富先生在中論初探一文中，依據龍樹菩薩傳所載，列出了龍樹一生思想的四個階段，現抄錄如下，以供閱讀此傳時參考：

其一，學吠陀、天文、地理等世學，並持有享樂縱慾的人生觀。其二，在其享樂態度遭受到一次打擊後，亦即自王宮脫險之後，開始覺悟到享樂人生觀之錯誤。於是出家學佛，讀小乘部派佛教之三藏典籍。並入雪山讀一

小部份大乘經，且四處摧伏外道及沙門，未遇敵手。乃欲「立師教戒，更造衣服，令附佛法，而有小異……謂弟子受新戒，著新衣。」此點可以解釋爲龍樹對當時已逐漸僵化的部派佛教之深感不滿，因此而興革新佛教、自爲宗主之志。其三，就在立志革新佛教之時，適遇一大乘菩薩，導之深入大乘義海，「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使龍樹透澈認識到大乘佛法之深義。這是龍樹思想的真正確立階段。其四，學成後，龍樹返回南印度從事破邪顯正的工作，其主要著作多於此時期完成。

就龍樹入龍宮受學大乘經典的傳說，藍先生如是寫道：

在龍樹之前，大小品般若、法華、十地、入法界品、維摩等大乘經已經成立。因此這傳說似意指着龍樹在印度的某一地方隱居潛習這些經典，並對這些大乘經典的思想有很深的體悟。因而確立其思想規模，校正其以往之錯誤觀點，而奠定了革新佛教、宣揚大乘教義的路向。

關於龍樹的譯名，梵文原作 *Nagarjuna*，音譯那伽闍刺樹那，意譯龍樹。亦作龍勝，惟玄奘譯作龍猛，而以「龍樹」二字最爲我國古今佛教界所採用，這一譯名最早爲羅什所譯。其之所以命名爲龍樹，在龍樹菩薩傳末已有說明。據法藏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卷上，就龍樹的譯名，法藏請教來唐朝的大原三藏，謂印度傳說前代有猛士，名阿順那，翻作猛，但僅指此人，並非正譯其名。而印度有一色樹，亦名阿順那。此菩薩在樹下生，因名阿順那，是故翻作樹。據此則似以龍樹較正確。

（藍吉富先生文見張曼濤主編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④三論典籍研究。）